

中国历代宦官丛书

王振

● 易 敏 著



蓝天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王振/易敏著. -北京:蓝天出版社, 1998. 6

(中国历代宦官丛书)

ISBN 7-80081-809-8

I. 王… II. 易… III. ①传记小说-中国-当代②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 IV. I247.5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98) 第 12090 号

蓝天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北京复兴路 14 号)

(邮政编码:100843)

电话:66787132

新华书店经销

中国石油报社印刷厂印刷

850×1168(毫米) 32 开本 13.50 印张 270 千字

1998 年 6 月第 1 版 1999 年 7 月第 2 次印刷

印数 10001—15000 册 定价:27.80 元

内 容 提 要

王振是明英宗时期的司礼太监,又是明代宦官专权的始作俑者。学官出身的王振与多数太监的不同之处,就在于他是个文人型的太监,正因为他具有其独特优势,所以在专权过程中,在如何控制皇帝、如何解除太后对他的防范、如何超越内阁对他的节制等方面,表现出与众不同的手腕和伎俩,令人叹为观止。

本书以传记文学的笔触,通过对王振一生经历的描述,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勾画出明代前期政治制度及其发展史的基本脉络,使读者能够深入浅出、生动形象地了解明代宦官专权的局面是如何形成的,以及宦官专权对明代政治产生了哪些深刻影响,读来使人耳目一新,引人入胜。

目 录

第一章 学官——宦官 (1)

◆在桑干河畔当个小学官,越干越没劲。 ◆皓首穷经一辈
子,不就为了这个吗? ◆王山一句话,使他眼前一亮。 ◆咱山
西人向来不窝囊。 ◆他做梦也不会想到中了个“上上”签。 ◆
明代宦官有了转机。 ◆“靖难”之始。 ◆朱棣没料到会成功得
这么快。 ◆郑和——太监得势的标志。 ◆“阉竖”:是祸是福?
◆无可奈何的二老。 ◆上“刑场”之前。 ◆那种疼痛是任何
语言文字都无法表达的。 ◆“炼狱”中的矛盾心态。

第二章 入主东宫 (49)

◆这铁牌是怎么回事? ◆铁牌后面并非如此。 ◆高度集
权需要这样做。 ◆“太子之立”真乃一本万利。 ◆“太子朱祁
镇”风波。 ◆王振真的成了褒可烈第二。 ◆“大伴”与小皇帝。
◆如此“习经”。 ◆只有王振才能管住他。 ◆“经筵”与“力
政”。

第三章 司礼监的阴谋 (100)

◆当个司礼太监大有学问。 ◆好厉害的“批红”权。 ◆握有厂卫,朝官怎能不害怕? ◆兵权和财权也在他手里。 ◆王公公比天子更有能耐。 ◆广收“义子”。 ◆“义子”们使他的钱袋迅速鼓了起来。 ◆王振差点成为刀下鬼。 ◆可别再成为裴可烈第二了。 ◆仁宣二朝形成的传统不可小视。

第四章 “走钢丝” (150)

◆天子“大婚”带来的机会。 ◆献美为的是拴住年轻的皇帝。 ◆秘授道家房中术。 ◆宫闹争斗也能牵扯皇帝精力。 ◆太皇太后张氏是个能人。 ◆王振在张氏与英宗之间。 ◆在张氏心目中,王振的形象开始改变。 ◆张氏不自觉地让王振卷入了政事。 ◆“火力侦察”差点引来杀身之祸。 ◆当面是人,背后是鬼。 ◆架空后的“三杨”。

第五章 一人之下,万人之上 (200)

◆别看他哭得那么厉害。 ◆居然为他而开东华门。 ◆王振终于如愿以偿。 ◆大摆贺宴的背后。 ◆“学潮”为何爆发? ◆明代的“缙绅教父”。 ◆刘球死得最冤。 ◆王氏天下,白色恐怖。 ◆“度牒”——王振的财源。 ◆庆寿寺竟然到了王振手里。 ◆巧取豪夺的高手。 ◆金英的塌店就是王振的塌店。 ◆英宗居然对他大加褒奖。

第六章 民怨鼎沸 (249)

◆思任发的突然袭击惊动了朝廷。 ◆王振说打,谁敢说主和? ◆打了十多年,只换来一句口头承诺。 ◆这场战争到头来肥了少数人。 ◆正统年间的惨状。 ◆叶宗留首事东南。 ◆邓茂七兄弟又举义旗。 ◆黄萧养再掀南国潮。 ◆他们使王振加速走向黄泉路。

第七章 折戟沉沙 (295)

◆又一个蒙古大帝国。 ◆来者不善。 ◆想躲过去,办得到吗? ◆真的是要娶明朝的媳妇? ◆王振中了也先的圈套。 ◆狼来了! ◆这样决定御驾亲征是否太轻率了? ◆曹鼐之牵到底是回天乏术。 ◆王振到这时才明白死路在等着他。 ◆即使北撤还得先为王某“光宗耀祖”。 ◆王振命令在土木堡安营。 ◆自作聪明,导致自取灭亡。

第八章 阴魂不散 (346)

◆罪有应得。 于谦——北京保卫战的顶梁柱。 ◆也先第一次感到明军并不好对付。 ◆朱祁镇对王振的期盼彻底落空。 ◆景帝终于同意朱祁镇回北京。 ◆政治危机致使“夺门”成功。 ◆这些人借“夺门”鸡犬升天。 ◆英宗同意曹吉祥为王振招魂。 ◆李贤对英宗说:“夺门没有必要。” ◆狗急跳墙。

第一章 学官——宦官

◆在桑干河畔当个小学官，越干越没劲。 ◆皓首穷经一辈子，不就为了这个吗？ ◆王山一句话，使他眼前一亮。 ◆咱山西人向来不窝囊。 ◆他做梦也不会想到中了个“上上”签。 ◆明代宦官有了转机。 ◆“靖难”之始。 ◆朱棣没料到会成功得这么快。 ◆郑和——太监得势的标志。 ◆“阉竖”：是祸是福？ ◆无可奈何的二老。 ◆上“刑场”之前。 ◆那种疼痛是任何语言文字都无法表达的。 ◆“炼狱”中的矛盾心态。

“关关雎鸠，在河之洲，窈窕淑女，君子好逑……”
一片朗朗的读书声，从桑干河畔的一所茅屋里传出来。稚



嫩的童声，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同样的课文。开始，还能听到一个男子有气无力的领读声音。然而，越到后来，他的声音越低，以致从屋外经过的人们，听到的只能是那班学童们的声音。

这个“孩儿王”，就是学官王振。这段时间，私塾的老秀才病了。乡里的长老便把他给打发到这里来。别看他才只有十几岁，可是已经有过好几次科举落第的“记录”了。

王振漫不经心地往讲台里面的太师椅上一坐，便开始“上课”。所谓上课，按照老规矩，先生也没有什么好讲的。他的任务，只要领着读就行了。那些学童究竟学得怎样，只要让他们吊起来背诵就可以了。

这会儿，他正领着他们读呢。读着读着，瞌睡虫爬上来了。不远处，桑干河水哗哗地流着，王振听着流水的声音，昏昏欲睡……

王振家里虽然比较清贫，但他的祖父、父亲都是读书人。虽然读过书，却没有什么功名，所以家里依然贫穷。可是，父辈总希望自己没实现的梦想能在王振身上实现，所以，家里再穷，也要让他读书。王振也有过色彩斑斓的童年梦，他的梦想，当然是能够金榜题名，读书做官，光宗耀祖。“书中自有黄金屋”，“书中自有颜如玉”，“朝为田舍郎，暮登天子堂”，……许许多多孩提时代读的蒙书中的话语，给王振展现了一幅



“美好”的“前景”。他憧憬着，他拼搏着，他在科举考试的路途上挣扎着……

要知道，这是一条千军万马都想过的独木桥，又是一座一轮高过一轮、一轮小于一轮的宝塔。宝塔的最下层是连秀才都没考取的乡儒，上去一层是秀才，秀才之上是举人，举人之上是进士。每上升一层，都像过五关斩六将似的，要经过层层考试。

先是要通过州县的考试，所谓秀才资格就是从这里得到的，有了这一层，也就有了进入那座象牙宝塔最底层的资格。往上迈一步，是要参加省里的“乡试”。这种“乡试”，每3年举行1次，通过“乡试”者，便成了举人。要是再上一个台阶的话，那就要进京赶考，参加由礼部主持的“会试”。中试者，还要经过皇帝的“廷试”（或称“殿试”），选出“一甲”3名，分别称为“状元”、“榜眼”、“探花”，统称为“赐进士及第”；“二甲”若干名，统称为“赐进士出身”；“三甲”也是若干名，统称为“赐同进士出身”。“一甲”、“二甲”、“三甲”者都是进士。

只有到了这一步，才有可能谈得上做官。因为，一般说来，被任命为各级官员的，都必须具有进士资格，“一甲”可以直接授予编撰国史的重职，比如状元授予修撰，榜眼、探花授予编修。“二甲”、“三甲”中的一部分可以授予翰林官，另一部分或者授予给事、御史、主事、中书、行人、太常、国子



博士，或者授予府推官、知州、知县等等。

当然，这还是太祖皇帝朱元璋时期定下的规矩。建文以后，也有改变的。比如，不足进士的监生和其他特殊举荐人才，也有被任命为官员的，甚至举人这个层次上也有被任命为九品官的。但是，这样的情况实在是太少了，少得简直可以说是凤毛麟角。

有人统计过，在明代，全国要参加科举考试的读书人，大约在100万人左右。其中，能够考取中试而担任知县以上官职的，只有2万个位子。这是个什么比例啊？

50:1!

这个比例简直是太悬殊了。多少人，一辈子皓首穷经，考了几十年，到头来还是个老“童生”。呜呼，悲夫！

桑干河水静静地流着，哗哗的流水声把王振的思绪引到了那不堪回首的往日……

几件破旧衣衫，一罐咸菜，十来个馍馍打成一个包袱，王振长途跋涉几十里来到县城。走着走着，临行前的情景又展现在他的眼前。这包袱里的馍馍，还是父亲用几十斤粗粮换来的。看着全家人在吃高粱米做的糊糊，想到母亲连夜为他发面做馍，王振的眼里情不自禁地噙着心酸的眼泪。他仿佛又看到了父亲苍老的背影，又看到母亲深情的泪眼，又看到全家人那期待的目光。



“王振!”一个老衙役操着浓浓乡音的官腔在王振耳边响起。

“在!”王振诚惶诚恐地接应着。他提前好几个小时，老早就来到了那考场。

只见那衙吏动作十分麻利地打开锁，王振立即入内。还没等他坐稳，就听见“卡嚓”一声，门又给锁上了。

王振定下神来，打量着这间作为考场的小屋。里面只有两步见方，一张窄小的桌子，一张凳子，角落里有个粪桶。除此以外，就什么都没有了。要是没有这桌椅，还真会让人觉得这里是衙门里的“号房”。

不大工夫，又来了一个年轻一些的衙役。他从门栅栏的木格子里递给王振几张毛边纸。王振接过纸来一看，知道这就是考卷了。因为第一页的右上角上，写着一行工整的楷书。王振一看就知道，这是从《中庸》中摘下来的一句。显然，这就是题目了。王振必须在规定的时间内，写一篇八股文出来。

当王振把试卷交给在“号房”外巡视的监考官，打点随身物品走出考场时，他就像得了一场大病似的。他抬起头来，望着万里无云的天空，好像从来没有像这时那样感到天空有那么蓝，感到空气是那么清新。

回到家里，王振天天感到坐立不安。他翘首期待着，企盼着发榜时会有他王振的名字。

终于等到了张榜公布结果的那一天。王振急不可待地又一



次来到县城。只见“秀才榜”前熙熙攘攘，人头攒动。王振好不容易挤了进去。他从头到尾来来回回地寻找自己的名字。可是，最后，他失望了。因为，他一遍又一遍地寻找之后，每一遍寻找都看不到自己的名字。

这样，王振还只能停留在乡儒这一步，还只能是个“童生”。

桑干河水日夜奔流，日复一日，年复一年，就像孔夫子感叹的那样：“逝者如斯夫！”随着门前小树一圈圈年轮的悄悄增长，王振参加了一次又一次的科举考试。可是，每次结果却是一样的，那就是名落孙山。

老“童生”的日子好过吗？一个乡儒，在乡里究竟是个什么地位呢？王振生活的时代离元朝不远。谁都知道，元朝以来有“九儒十丐”的说法。那时，人们按照各种人在社会上不同的政治地位、经济地位，把人的职业地位划为10等，其中的第9等是“儒”，第10等是“丐”。由此可见，作为乡儒的“儒”，其地位仅仅比乞丐略高一点而已。

当然，这里说的“儒”，指的只是这些没有中举的乡儒。一旦中举，那种“儒”就会得以升迁，就会升入士绅的行列。

自从有了科举考试制度以来，中国的几乎每一个男孩，从自己的发蒙时代开始，都要把科举求功名作为毕生的最终目的。少年及第的先例，自古以来实在是太少了。对于大多数人来说，能够在50岁达到进士这个目标，就算是相当顺利的了。



早在唐代，就有所谓“五十少进士”的说法。到了明代，竞争毫无疑问变得更加激烈，那是丝毫不足为奇的。因为，进入士绅这一阶层，对于像王振那样的乡儒来说，既是太难太难，又是实在太具有诱惑力了。

王振亲眼看到过，那些士绅们过的是什么样的生活。

所谓士绅，就是已经中举的那个阶层。它包括两部分人，一部分是考中秀才的，人们称之为“青衿”，这是士绅的下层；还有一部分是考中举人、进士的，人们称之为缙绅，这是士绅的上层。

这班士绅，在没有中举之前，可以说他们是把自己的全部精力都放在了科举求功名上面。所谓“皓首穷经”，一层意思当然是说老“童生”比比皆是；另一层意思则是，青少年为科举而备加艰辛，少年白头的情況并不少见。然而，一旦功成名就，登科入举，文章就会被束之高阁。那么，他们在干些什么呢？

本来，“学而优则仕”，“仕而优则学”，一旦中举，获得官位，就要重新在如何从政、如何为民、如何报国、如何“为官一任，造福一方”上多下工夫，所以就有个重新学习的问题。可是，在明代的官场却不是这样。

就一般而言，明代的绝大多数士绅，几乎都是饱食终日，无所用心。他们要用自己生命中非常有限的精力，去极力刻意谋求生活上的舒适和享受，其程度有的甚至达到了无以复加的



地步。比如，纳姬妾，营居室，筑庭园，侈饮食，备仆从，进而招伎女、养优伶、事博弈，不一而足。当然，这些人还是文人，他们的奢侈享受还要讲究点附庸风雅的东西，比如玩古董、赋诗文、究音律、谋金石、讲版刻、追求奇花异石等等。

从物质上说，凡人世间的一切欢乐，比如饮食男女、声色犬马、看戏听曲、花鸟鱼虫、古玩字画、豪赌博弈、游山玩水……，他们都要享受殆尽。正像当时有一个纨绔子弟在自己的文集中所说：“极好繁华，好精舍、好养婢，好耍童，好鲜衣，好美食，好骏马。好华灯，好烟火，好梨园，好鼓吹，好古董，好花鸟……”真是极好的自白，描述得维妙维肖。

从精神上说，这些士绅既有钱，更有闲，他们崇尚的是所谓“幽赏”。什么是“幽赏”呢？有位南方士绅是这样描述的：

——春时幽赏：虎跑泉试新茶，西溪楼啖煨笋，八卦田看茶花；

——夏时幽赏：空亭坐月鸣琴，飞来洞中避暑；

——秋时幽赏：西泠桥畔醉红树，六和塔夜玩风潮；

——冬时幽赏：雪夜煨芋谈禅，扫雪烹茶玩画；……

好一份士绅“幽赏”的范本！

在明代士绅们中间，还有所谓“五快活”的说法。哪“五快活”呢？（1）目极世间之色，耳极世间之新，口极世间之谈；（2）堂前列鼎，堂后度曲，宾客满席，男女交湔，烛气熏天，珠翠委地，金钱不足，继以土地；（3）家中藏书万卷，皆



为珍异版本，宅第外有馆舍，相约文友十余人，分曹部署，各成一书，不能说青史留名，也可留文墨在世；（4）千金买一舟，其中置鼓吹一部，姬妾数人，游闲数人，泛舟浮游，不知老之将至；（5）如此花费，不足10年，家资无存，田宅荡尽，到老来朝不保夕，托钵于歌楼妓院，嗟食于孤老之盘，丢人现眼，恬不知耻。

这种“今朝有酒今朝醉”的人生哲学，已经到了近乎腐朽的地步。所谓士绅，说穿了，归根结底还是：千里求官只为财，醉生梦死为富贵罢了。

“先生，还念几遍呀？”

“先生，快吃饭了呀！”

王振被学童们的说话声打断了思绪。就在这时，门外传来一阵脚步声。王振一看，原来是母亲让小妹来叫王振回去。小妹还说，家里来客人了。

太阳照在桑干河上，一片波光粼粼。河边那一大片高粱地里，高粱长得极其肥壮，高大的秆子，硕大的叶子，又肥又大的穗子，一望无边，十分惹人喜爱。走过这片高粱地，就看得见王振的家了。

“叔！小侄这下有礼了。”王振的侄子王山急忙迎出来向王振施礼。

“啊呀！这不是小山子吗？快别这么叔啊侄的，咱兄弟这



是谁跟谁啊！”王振高兴地叫了起来。王振和王山，从小一起长大，虽然辈分上是叔侄，实际上和兄弟没什么两样。他们互道平安后，一起来到堂屋。见自己娘家来人，王振的母亲更是高兴地忙里忙外。

“山子，今天大哥高兴，咱俩多喝两盅！”王振边和王山说话，边给父亲和王山把酒斟满。

醉人的竹叶青，香气扑鼻。虽说饭桌上不过就是家常菜蔬，一家人仍然沉浸在这短暂的祥和气氛之中。酒过三旬，王山已经不再拘谨，他还是和小时候一样，管王振叫大哥。

王山随便问了一句：“这些年来，大哥干得还好吧？”

“好个屁！”王振的父亲没好气地骂了一句。这一骂，整个气氛都变了。原来大家还挺高兴的，这下，大家都不说话了，屋里的空气就像板结了一样。半晌，王振才带着满脸的歉意对王山说：“都是我不好，惹父亲生气。”

入夜，兄弟俩同榻而眠。王振和王山在孩提时代就关系非常亲密，随着年龄的增长，交往渐渐少了许多。越是这样，每一次相见就越显得格外珍贵，他们也格外亲密，总有说不完的话。白天，要不是有长辈在场，要不是有叔侄的谦让礼仪限制着，他们说不定还会相互拥抱呢。

这会，一切礼节都没有了，彻底放开了，该是他们兄弟俩说说知心话的时候了。

“大哥，咱俩可是无话不谈的呀！告诉我，你这些年究竟



是怎么了？说不定，小弟我还能替你分担点忧愁呢。”

“唉，一言难尽……”

王振本不想触及心中的那块心病。他默默地看了王山好久，可是王山一直在期待着。好大工夫，王振实在不忍心王山的一片真情，这才慢慢地打开了话匣子。

“说实话，我真不想说，难为兄弟你一片真情。大哥我，这些年实在是窝囊呀。要功名没功名，要事业没事业；连他妈的媳妇都娶不上，这世上大概再也找不到比我更加窝囊的人了。”王振的话触到了伤心处，声音变得哽咽起来，眼眶里充满着心酸的泪水。

“别说了，大哥，兄弟我不该问这些，让大哥你——”

“不！兄弟，你难得来，大哥就是在你面前哭一场，心里也是高兴的。这些年来，还真没有人能这样静静地听我说说心里话。”于是，王振向王山慢慢地诉说起来……

“邦！邦邦！……”不知不觉，已经到了三更天了。

王振向王山倾倒了心中的苦水，自己感到舒坦多了。他最后说的几句话是：“兄弟，大哥这些年无所作为，你千万别像你大哥这样，上不上下下不下的。”

“不能这样说呀。大哥，小弟我虽然没有大哥你肚里的墨水多，但有一句话，不知该不该说？”王山恳切地说。

“你我兄弟，还说这些吗？要是顾忌这些，大哥还对你说